

法音

章嘉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期目錄

化魔成佛

- | | |
|-------------------|---------|
| 漫談我國某宗教
信教來自因緣 | 木慧 (2) |
| 佛教問答 | 重生 (3) |
| 駁「糾正錯誤指點迷津」 | 普信 (4) |
| 家庭的宗教教育 | 震天 (6) |
| 萬金和尚與千金小姐 | 道生 (10) |
| 太子須大舉 | 實妙 (12) |
| 有趣的禪話 | 學慈 (14) |
| 三寶首(梵唄) | 茂坤 (17) |
| 獻給熱情的佛教青年 | 河南 (18) |
| 釋迦佛陀話劇 | 光妙 (19) |
| 敬海短波 | 蕭漁 (20) |
| | 記者 (24) |





信教來自因緣

重
生

我為什麼會信教？宗教為什麼會被我信仰？我對於這些問題，到了現在還是想不起來。一個人在因緣相續時總是會完成其某事的。在佛教裡所講的也是以因緣為首。有的人幼年時，自然的會去信教；有的在青年期間裡去信教；也有壯年時才會發起信仰心來的；更有一種人到了年老時，才想起了宗教。大凡宗教的信仰年齡是在壯年與老年為多。因到了壯年，所作的事業已逐漸成就，所遇的順逆之境，涉世經驗也已相當的深。過境生情；在事業、工作、自身、社會裡打滾時，盛衰、悲喜的事情是難免的，因此，在每進一事時，總是脫不離了一苦時清樂；遇喜憶悲。老年人更因他的假期不遠，有着一良心發現，「天良可厚」，自然的會去投宗教。所以壯年與老年的信仰是發自內心虔誠的信仰；而年青人的信仰只是一時的興趣而已。說不定今天信東，明天就會轉為信西呢！不過有一種青年因其天性淳厚，品格剛毅，故有自然趨向于宗教的形勢。說實在的，宗教的信仰雖然多，但是應該在年青時代就要培植宗教的意識才對。因為年青人的動盪是極多的，做事是浮狂的，所以要灌注他們以宗教的重重。穩重的真諦，使他們在待人接物方面，不致作出錯誤繁多，百損莫已。更進而會積極的推動那一化人一的法則。因年青人有的，是熱烈的赤心，一但信仰宗教起來便如山的勇健，盡他的血力去義務工作。其次憑他們的記憶所及，信仰的對象才會有個專心一意的去鑽研、求全。

有的人到了老年時還沒有信仰宗教，有的風、塵地就會知道吃素，人以為生靈的問題使然，但即忽略了所謂：「因緣」法則。要知道世人的志向、性情、善惡是五花八門，樣樣俱全。在這茫茫苦海裡的人們，生性好善的也有，先求福類的也並不無。那箇團圓所聚的人們，是一個好例子。他們高興時，自始至終不能改變其原性的，改一時而能行一世的；出造反省自新的，也都有。那惡性難移的正是累世惡業的意識現行不止，遂造成生性惡劣。任你如何的勸他、誘他、迫他，他也無動于衷。雖然有時好像願意聽從人家的勸導，環境的誘迫而反悔了，但是利那間他的惡意，識識是不能使他澈底的洗清。重新做人，莫怪小偷偷盜們回來後去同是那些人！生性好善的不會你的名誘利迫，惡友唆使，也未能改變他那一顆赤誠。這種人雖然有時或者會跑到歧路去，但你千萬不要說他：「已不是昨天的他了」。這種人的走錯路是萬不得已的，頃刻間他的心境會驟變、反悔，會回到本來的善良境地哩！有人以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種說法自然有其真理存在，但不要太樂觀了！那孟母的「擇地而居，斷杼以教一，終能使孟子上繼聖者，下傳賢人，但是人不知孟子自幼就潛有一

種好賢的「意識」存在，這點大部份的人都忽略了。假使孟子是一位天性惡劣的人，他為甚麼會跟人家「好學」？他怎能會遇境「覺悟」？他怎能會成為「亞聖」？這就是孟子之所以為孟子的地方！有人說：「事天下人走上坡路者，除時之貴莫屬」。說來真似很有道理，他以為是：「你已把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原理，是非顛倒了。殊不知我不是不讀成這句子裡所說的真理，我是說，如沒有一「性善」的人，憑你多大的威力，多好的環境，也治修不能改變他成為善人。舉個例吧：如果以孟母的法則去施行教育，那麼世界上的人類豈不是都為孟子了麼？人都知道孟母教子的好道理，而且歷代的教子機構也莫不都是採取這種教育辦法，但為什麼在這世間裡，還有賢愚善惡不等的人呢？大家既然會教化他們的子弟以最好辦法，那麼由這好辦法裡受過教育出來的人當然是好人，而為什麼作惡作善的人，偏都是由這些好地方養成出來的多呢？我的答覆是這樣的：好環境好教育，還要好意識，才能使其真、善、美、環境好，環境好，且意識也不好的話，這會成為天字第一號歹子。在好教育，好環境裡受過磨煉出來的人，而他的意識壞（生性）時，這是排在第三等的了。第二等人是環境不好，教育不好，但他的生性善，那麼他雖一時或者會跟你糊塗，但是最後他一定會改過自新，或者在學中他就會討厭你所施的教育了。

我們的意識是時時刻刻在轉變，好歹總是無常的，不過受了環境的壓迫，加之先天所有的潛在意識在作祟時，就會成為有形的行動來。也許各人的因緣不同，前生此世才有如此這般的差別。我是在年青時代就信佛的，我不是說我的天賦良善，我只是說我的因緣殊勝，加之追求真理心強，所以遇着某些事時難免生起「好奇」心來，由這好奇心進而研究佛學，終於發現了這真正能淨化人們生死痛苦的道理——佛教。上面已說過，年青人只是天，在凡塵裡打滾，那知什麼叫做宗教？現在的年青人大部份也莫不都是存有這種心境的為多。他們想：人生在世是為享福而來，為什麼要去學那枯寂、沒趣的事？他那裡知道有福享時那就好了，但沒有福享時？苦而是不受天不常的折磨，才必能認真去追求一其所以然！——一父母，同一時間出世，同一學校，同一教室裡養成出來的同胞兄弟為什麼會一善一惡？雖然生理的壓力是難免的，但是意識的問題還要重要些哩！這意識完全是因緣構成而來，也是從前生的因緣至于今生，來生以至無量世的連續下去。

佛教



答客來問

(十)

曾普信

問答

問：大乘小乘的戒律怎樣區別？

答：大小乘的戒律都是佛制的戒法，可是南山道宣律師所傳的叫做小乘戒，又南岳大師天臺大師道遠和尚等所傳的叫做大乘戒。即如五戒八戒，沙彌十戒，十善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五十戒等是小乘戒。所敷演的經論已入於藏經的總計有七十一部四百九十六卷，大別爲五部，一疊無德部，二薩婆多部，三沙彌塞部，四迦葉多部，五婆羅門部。又一是四分律，二是十誦律，三是解脫律，四是五分律，但五的律文未傳東土，不得附名。其次三皈三聚淨戒，十重禁戒，四十八輕戒等叫做大乘戒。所敷演的經論，已而編入藏經的總計有三十部四十九卷。乃至註疏註論就多得很了。

問：我以爲真如好像是明鏡，只因忽然念起而生了無明，無明蔽了明，昏了智，煩惱雜亂而生死輪迴。然則忽然念起，而無明未發以前，是不是純然的佛陀嗎？

答：忽然念起而無明未生以前，還是真如，不能叫做佛陀。真如是心的本體。起信論云：「心真如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之體」。所以無明從真如生，佛陀也從真如生，乃至一切諸法都從真如生起。

問：善因善果惡因惡果是不是當然之理？可惡是修持了五戒十善，僅可得生人間天上，教生偷盜的墮入地獄，受苦的時間超過天上年壽的五、

六倍，怎麼善報輕而惡報重呢？

答：善惡因果的輕重是自業自得的理所當然，只因衆生的罪業沉重，古人云：「徒然送過的日子多，而求道的時間不多」。總之，末代的衆生，遠於善，近於惡，但是善惡因果的理法是天然固有的真理，絲毫無私，併無善報輕而惡報重的事。

問：據說善根可能自由迴向而見其效果，反而惡業不得迴向。對不對？

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管迴向不迴向，因爲是自業自得，可是迴向是把自己的善功德迴向於他人的，就是把自己的功德贈與他人的，叫做善根迴向，沒有惡根迴向，所以迴向是限於善根功德的，可是惡業容易流傳於他人，其實善根迴向，世上很少，惡業流傳世間最多。

問：所謂做功德做功德迴向追善事，好像是給他超出惡道而轉生善道的意義，然則惡道可能轉生善道，但是亡魂已而轉生於人間天上的怎麼樣？是不是因其追善的功德，要他在人間天而死而即刻轉向於淨土麼？

答：已經生在人間天上的，因其功德力，自然報於自己身上，可能往生十方淨土，已在淨土的可能倍增善根而達到成佛的位置，但是人間界已而有了定命，大概不會因爲追善的功德而天死，反會增長其他的壽命。

問：廣說西方阿彌陀佛與此南洲有緣，究竟這個南洲是不是僅限於我們現住的世界？或者他界也是一樣的呢？

答：彌陀佛既是釋迦佛的分身化生，何必分作此洲他洲，雖然有人執於彌陀釋迦是佛別，究竟是不是從釋迦佛的口裡顯現出來的佛嗎？如果彌陀佛已於十劫以前成正覺而有了十方世界念

佛衆生攝取不捨之願的話，怎麼不在釋迦佛以前出現於娑婆世界而救度衆生？應該知道彌陀佛就是釋迦佛口輪轉的佛陀。

問：根據記錄，往生極樂世界的人多得很了，可是現在信仰淨土的人往往淨土的，千中無一，這個怎麼解釋？

答：因爲是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的大願，不要以爲往生淨土的人不多，就把這個當作標準而懷疑往生。

問：據說賢劫中有千佛的出現，釋迦是第四出世，其淨土是無勝莊嚴世界，然則釋迦是已成的佛陀。可是第五出世的彌勒菩薩尚未有淨土，未曾成佛，怎麼千佛之中尚有未成與已成的區別呢？

答：無勝莊嚴國是過勝莊嚴國所攝的，是另外一個法門，也可以說釋迦不是已成的佛陀，不是佛才有八相成道的佛事，成道以前還是等覺的菩薩，彌勒也未會成佛，還是等覺的菩薩，而且等覺的菩薩必生於兜率天，再由兜率而下生於娑婆世界，這是千佛出現的法則。若說無勝莊嚴國，這又不是釋迦佛單獨所領的，而且無勝莊嚴國與西方極樂世界沒有差別，所以這個淨土不能作普通的解釋。

問：據說上代的人時常看見了諸佛菩薩的顯現，究竟有沒有諸佛菩薩的存在？

答：半信半疑的說不能見如來，比其現代的人信心太深，如果解除了疑雲，與諸佛如來感應道交時，就可能看到諸佛的現形。

問：根據經像，法的序文說：「梁武帝因修佛法而致死後變爲巨龍的足見脫離輪迴」。又說唐懿宗皇帝，有了一個國師叫做僧徒，他在他的膝上生了一個小孩，皇帝神覺把三杯水給他洗，

以後，武帝就去世了。這個事蹟與因緣，究竟怎樣？武帝在雍州刺史任中，已經死去了，因為他的性質殘酷，嫉妬尤深，死後變為一條巨大的蟒蛇。某夜通夢武帝，請由佛法的功德，救濟他的苦患。這武帝就廣開大藏經，制定慈悲佛法，請僧禮拜而懺悔業障，果然有了靈感，巨蟒化為天人，即由空中向帝道謝了，而且表示帝幸由佛法的功德，得到了生天之樂，從此以後武帝一生不再招妃了。這子便是佛法的開始。又按有史云：武帝初為雍州刺史時，郝氏三十二歲，殖於襄陽官舍，武帝臨幸以後，追崇為皇后，號為德陽皇后。則可以知道追善功德的佛法是由秦時代創始的。

其次接神僧傳云：搭連國師知玄，某時在京師相過了一個僧人，該僧向知玄云：「你恐怕怕於後日會生大難，那可以跑到西蜀彭州的茶壩山去，到安國寺時，給宗誠懺悔依於知玄，感通四年，悟達國師號。給他建總國中教門之事，同十二年五月，帝親駕安國寺，勸賜沉香裝飾的寶座，高二丈餘，這裡知玄自然的生起了名利的慢心，忽然在左膝生了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飲食與常人一樣，痛得很，雖然到了良醫，併沒有效驗，因是想起某僧的舊言，就跑到進山裡去，找來找去，果然在雲屋之間看見了二松，與所約的一樣，就慢慢的跑到那邊去，看見了一間很美的屋，而莊嚴的佛宇，又前時在京師遇見了知玄的某僧，極其歡喜，這僧正在日落西山，即向該僧請了一宿，知玄就把病告訴了該僧，該僧回答的說：「不要掛心，這山裡頭有了清泉，把泉水洗一洗就會好的。」乃至第二天早上，一個童子引導了知玄到了清泉的地方，知玄就掏起了泉水，將要洗濯時，人面瘡忽然作人語說：「且慢！未可洗濯，你且是否曾讀西漢書？」玄云：「看過！」西漢書云：「如果你看過了，怎麼不知道袁盎殺死晁錯的事實，你就是袁盎，我就是晁錯，錯在東市受刑，守戒精嚴，因是還沒有得到機會，現在你

受到天子所賜而起了華奢與名利之心，因是得到了執仇的機會，可是袁盎誅諸呂尊者把三昧的法水洗了我，從今以後，不要再結冤仇了。這裡知玄雖然聽了這個話說，尚不以為真，心裡還是懷疑問，因是就把泉水洗了，可是痛苦激於通身，悶悶下去，起死回生，痛也痊癒了，即想懺悔該僧而回顧該寺時，僧和童子都不見了，而且寺宇也沒有了，這種知玄才像才由夢裡醒出來，不但感覺了靈異，而且深信了宿世的怨冤，即在該地建立大寺，又著述了佛法三卷，以為如果不得宿世的聖賢，怎能知道宿因？怎能洗却冤業？然則宿世的冤怨，真的可怕了。迦諾迦尊者好像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問：所謂種子生萬物，究竟種子是什麼？

答：種子就是阿賴耶識變生種子。現象的功能作用。阿賴耶識名為識，其非色非心，所以該識含藏色心二法的種子，該種子又不是本來固有的，種子是無習約意義，又名習氣，即如前五識與五根，第六意識與意根，接觸了外界的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境時，必然生起印像的習氣，習氣在阿賴耶識中的薰習，必如火種添薪，塵灰都積了，以後，焰氣必然薰附於塵等處而殘留著，又如把香水放入箱子裡頭，不久香水沒有了，可是香味尚存於箱內或者薰附於衣類而存在著，所以前六識與第七識叫做能薰識，第八識叫做所薰的心，然則種子的原因是前現象的薰習，薰習了的種子，即如前現象生出後現象，所以把這個薰習叫做種子。然則那一個是色法的薰習，那一個是心法的薰習？這裡有了一見相二分看法。那如見分薰習是色的種子，相分薰習是心的種子，見分是對外境而生起的現象，相分是外境映移於心鏡的現象。這個現象變為習氣，習氣變為現狀的，叫做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子，所以這個薰習有了新薰習與舊薰習的二種。變現新舊交代因果生滅的諸法，一刻都沒有停止。所以第八識包含了因果的二法，即由因的義叫做含藏識，又由果的義叫做異熟識，又由相續不斷的義叫做無盡識，因為七識以下，極善之，就是六識以下的識，雖有斷絕相續，唯有賴那識自生至死，以下移生，離有休息，所以說起那相續不斷，一刻都沒有休息，當作堅固佛教倫理的基礎，因為種子沒

有斷絕，可能開明三世因果，善惡業報的原理原則。而且因果裡頭有了叫做阿賴耶的不生滅的實體，所以更加堅固了基礎，比如有有了濕性不變的水，而常住常時生起了大波小波。

問：禪家說：「不斷惡，不修善，不捨三惡，不習三學，是為一性平等」。然則禪家好像不喜歡作善，不討厭作惡的，果然的話，怎樣辨別善惡惡？怎樣實踐三學？

答：禪家並不是這樣的，有時還要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有時呵實三惡，有時鼓勵三學。但還是對付中下根的攝取的方便，若對於上根智時，就開演着一性平等的法門，一性是唯法性，這一法性平等無差別，沒有善惡邪正迷悟得失等的差別。差別的事詳細解釋在唯識法相宗。即在差別門當然勸誘人家修善斷惡，實行三學，脫離三惡。但在平等門已經沒有應該離開的三惡，所以沒有應該修持的三學，因為沒有應斷的惡，所以沒有應修的善，因為正身端坐而安住於非思量的境界，進入三昧三昧時，身心都沒有惡，所以沒有善可修，三惡脫落，所以沒有三學可修，這時已是一凡心即佛心，「煩惱即菩提」，叫做法性觀如觀，故說：「一放捨諸緣，休息萬事，不想善惡，不管是非，止息心意識的運轉，停止念觀的測量，不要企圖作佛，如果有作了作佛的觀念，就不是一性平等的心地，如果想要進入這個法門，必須親身扣打禪家之門。

問：向佛菩薩獻供香花果品與供養六親眷屬等的亡靈，功德是同？或者不同？

答：功德又名福田，有三福田，比如田能生穀，植福而結德實，敬田恩田由叫做三福田。敬田供敬三寶，恩田供養父母師長，悲田悲愍貧窮無福者。優婆塞戒經解釋了功德田報恩田貧窮田，即說父母有養育之恩，師長有教誨之恩，所以恭敬供養，不但是報恩，尚能得到福報，雖然未蒙三寶之恩，若能恭敬供養，不但成就無量功德，尚能得到世出世的福報，又如看見貧窮困苦的人，而起了慈悲之心，施與財物時，雖不求報，而自然得到福報。然則供養四聖的功德，就是敬田恩田悲田，因為供養了報恩與救濟兩面的意義，這裡供養功德的不同，大體也可能明白了。



駁「糾正錯誤指點迷津」

祈禱：護法章馱尊天菩薩，

請將你的寶杵指向魔軍吧！

向佛教界人士呼籲

震天不學無術，然而對佛法深信無疑。自法音二卷九期刊載曾子南君「從張良成道說到擇地修行」一文，引起我「發揚真理破邪顯正」。頃讀法音兩周年紀念專號裡有「糾正錯誤指點迷津」，今吾已寫成「駁（糾正錯誤指點迷津）」，本不需要再向佛教界人士呼籲，但以事關整個佛教前途，不得不向我佛教界呼籲：願能群起執筆，將破壞佛法之波旬打倒！若在數個月內不克滅除，則吾「駁糾正錯誤指點迷津」，即在各刊上披露也。

佛紀二五〇二年三月廿一日

一、敘起

現在雖未到筆者掩關的第二年，但自「發揚真理破邪顯正」一文登出後，我不僅不想寫稿，就連給成某法師信上也說以後不寫信的話。可是，愈要放下，却偏放不下。也許未提話頭刻，所以魔來就見有魔，我不開創新聞，仍拿筆來降伏也。

有人既代魔說話，則我當化魔成佛。若不感化，魔的勢力龐大，佛法也就被他破了。予有鑒於此，不得不寫那篇稿子發表在某刊上。果然野人技倆有盡，被我一擊，他的邪法就粉碎！如同落日銷雲，若是有所愧心的，應當捨邪歸正，纔具學者態度；但曾君老羞成怒

，却不顧一切，更不知恥偷佛教東西作他權術。狐狸有時能變人，而牠的條尾已不能躲過人的眼目，尤其佛教徒眼晴是雪亮的，只有瞎却眼晴的人，才把他的謬論當做「糾正錯誤指點迷津」哇。正者自正，邪者自邪，邪不干正！曾君是個外道（？），就想糾正參禪學佛人。先哲說：「自不正，焉能正人也？」

二、已離苦海無須拯救

曾（子南）君不虧是個外道徒，他的大作頭一句就說：「仙佛的事情」，這亦難怪；因為狗咬狗不出象牙。這隻無靈性的狗，我已叫

牠不要吃某，有飯給牠吃就吃飯好了。可是牠不聽人說，依舊一邊吃飯（佛）又一邊吃某（外道），這如果不是我憐憫牠是愚痴畜生，可真氣壞我哪！

在二十世紀的科學時代，任何宗教、學術，都要符合科學，若不可公開或實驗，反說迷信神秘的欺騙人之邪理，老實不客氣，在原子的新潮流激盪中都應受淘汰。且聽曾君（以下用「原文」）說：「誰有入了教門的人，纔知道仙佛的偉大，這種偉大，非是原子所能及的，可是這個道理，聰明的科學家雖能發明各種東西，却難明瞭成仙成佛的道理。」這簡直是胡說！妄自尊大，企圖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恐怕人不信，特地把佛教也拉在裡

，沾污了佛教，真罪惡滔天。牠有住也。曾君曉得自己所信的是腳步站不穩，於是趕快雙手抓住佛教，假如科學家要罵他（沒有真理）下海，帶上即教也下海。用心至毒，其心可誅矣！我們佛教需要科學實驗，科學證明佛學無訛。他不像其餘宗教，經過科學實驗就食言呀！悲智的佛教，任人信也，不信也罷。決不用手腳教人（？）入門的。（原文）「我一向對佛教，道教，儒教都是十分尊重，作客量齊觀，從來無所軒輊的，只因三教各有其偉大處，各有其真理在，一個乞丐的兒子，他把他祖傳的國王相比，這固不可以而曾君把孔子、老子與法王相提並論，這當然也是不能的。」至云「佛理三

教者有其偉大處，這是個偏話；因不明真理，若果是懂得真理的人，決不這樣說。所以對三教始終分不出高低來，看也是隨起隨落。如盲人摸象，摸過象足，說說真理如杵，又摸象尾，說說真理像帶，唉，這教各有其偉大處，沒想到自己是瞎子哩！三教有真理的惟有佛教，因佛教是證悟真理的釋迦牟尼所創立故。在佛教各宗派學說上，雖有偏圓頓漸，可說各有其偉大，亦各有真理存在，豈是外教所能望其項背乎？

外道們在背後破壞佛法，盡其能事，曾外道竟敢在佛刊上狂妄公開說：「三教的或正或邪，或盛或衰，其成功失敗，都和地還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黃牛角，水牛角，各歸各。除外教或對和令人聞之作嘔的話，地還有關係外，佛教與儒家與那箇風馬牛不相及。兩教（儒家不是宗教，他是一種學說，故捨而不論）雖正雖邪？佛說：『阿難！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楞嚴經卷八）依正覺修三摩地的佛子是『正』，別修妄念，存想固形的外徒為『邪』。雖盛雖衰？當佛教於東漢時輸入中國，外教便『衰』，佛教即『盛』。雖然外教屢次與佛教發生摩擦，而每次都是外教徒挑釁，故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難。可提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他們雖一時聽受外教徒妖惑之言而毀滅佛法，然而招

到果報，不久乃信佛而與佛教。成功雖失敗呢？從豎的方面說：過去佛已成，現在佛已成，未來佛當成。釋迦如來為度婆婆衆生，佛記前八〇年四月初八日，示現人間為淨飯王太子，出家修行成道，其說法四十餘年。化緣既畢，入大無餘涅槃。其正法一千年，像法二千年，末法一萬年。本師無數弟子，有緣者皆獲得度，無緣者應結法緣，一切衆生，各各都可成佛也。從橫的方面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下云：『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台，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那由他の諸佛，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佛法在印度，有小乘時期，大乘時期，密乘時期；在中國，有大小乘十二宗；在日本則有十三宗；在西藏有紅派和黃派，而東南亞各國為佛教國，其餘國家雖有佛教，尚未有宗教成立，猶持努力焉。今佛教幾及全世界矣！外教呢？他是守家狗，也只有在中國罷了。其成功失敗如何？我現在寫兩則故事：一、不死草；秦始皇既有心成仙，徐福（西元前二二九年）就說：『諸帝賜我三千童男童女，並若干銀與船，往東海取不死草，吃了草便可不死。』秦一聽，連忙道：『好的，好的！』結果始皇等到斷氣還不見徐福回來，若是真有不死草，徐福還能不返嗎？果曾有不死草給徐福自己吃了，那末，現在徐福還應在人間；但是，不管徐福外士已經死了，就連外教祖也老早化成灰。外教不是說成仙不死的麼？因成仙並不是跳出了生死，世間

絕對沒有生而不滅的事。佛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已，寂滅為樂。』道才是出輪迴的妙方啊！二、真經不怕火來燒：『漢明帝、應騰、竺法蘭、永平十四年，五藏外士，褚善信等，上表滅佛。帝命二教，於白馬寺，以二教經，置於二臺，同時舉火，外經皆毀，唯佛典獨存！於時君臣愕然，愈加崇奉』（三寶錄）。

我前篇只指會君一人是外道，即連外教也沒呵斥，那裡又罵到儒家呢？有目共睹，我既未罵，則他罵了儒家是外道。我這篇所以呵斥外教，實因會君罵在先，他引導我罵，被罵者當能諒我也。（原文）『對釋迦牟尼倡教的真理一點都不知道，執著自己的偏見』，站在佛教崗位，對破壞佛教之波旬予以迎頭痛擊，佛陀笑逐顏開，魔王痛哭流涕。我是佛子應這樣做才對，若我不降魔，一定是希望佛法滅亡！所以向魔黨投下一顆炸彈——發揚真理破邪顯正，曾說我『發表謬論，使萬千佛教弟子走入迷途罪惡滔天。為了拯救在迷途中的苦難者，不得不加以糾正』。他的辯護面目已經露出，外教徒從迷入迷，還想教一背壓合覺的佛子也跟他走迷路，真可謂名符其實的魔鬼了！

曾立論曰：使萬千佛教弟子更走入迷途罪惡滔天（正）爲了拯救在迷途中的苦難者（反）不得不加以糾正（正）

作者按：會君用『唯物辯證法』三段論式，其頭上兩句已給我破了，則末後一句也就不攻自破，假如前面有一句不破亡，末了一句都有立足的餘地。我現在再給二教作『綜合』如下。是故外教爲邪佛教爲正，外教不具糾正錯誤指點迷津條件；佛教具有發揚真理破邪顯正的資格也已。他的這篇村婦罵街的文章，主要就靠三段論式架勢，和教得他那篇給我破了的毫無真理的狗屁文。果會他的論說能成立，佛教真理也就被否認，是邪，所以他『不得不加以糾正』。外士已經不難在苦難，糾正也就用不着了。

三、否定物我，祖武如來

說道也偉大，說那也偉大，到底不知誰偉大誰不偉大？唉，我看會君是一隻不見人影亂咬的狗。他說軒轅黃帝偉大，因能『修仙』和『治國』，這算什麼偉大，治國是他應做之事，也如同出家應當修行，每人都有他底所應做之事，是故不可說治國就偉大。修仙不只軒轅（其實他未修仙，這是外教徒抓他來撐腰幹）一人，豈不是所有修仙人人都偉大麼？所以我說：修仙偉大這句話說得不通！他又說：看到儒家的偉大，因『講倫常』，這真所謂『管中窺豹，只見一斑』，

井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其「佛敎除五戒（即倫常）」，還有十善，修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他更指出外敎偉大，說「清淨無爲，虛極靜篤」，清淨猶是妄，妄想根本不能成佛；成佛纔算是偉大。他所見到的偉大却是極渺小，而他認爲不偉大的「自了漢」，倒也算得「半個偉大」，因他已證聖果。

佛敎的平等，不是在「物」上平等，宇宙森羅各有其長短、方圓、大小；像會君所說「等量齊觀」，無非把長的化短，圓的改方；直的折彎。這種平等也只有讓會君行吧！

洞賓參黃龍的這種有名公案，會君欲想抹煞事實，說是我捏造的。我並不是上帝，其實上帝也不能造得出。世界的成功，是仗因托緣而有；乃至洞賓參黃龍的公案，亦是因洞賓參黃龍而有。散見禪宗語錄。吾係民國十五年出生，今引光緒丁未年粵東端州鼎湖經坊流通之「穿珠集」卷下裡所載「洞賓參黃龍」來，以資證明非我所能造也。

呂岩真人，字洞賓。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灌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寺，著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值龍上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進之曰：「座旁有佛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

中藏世界，半升鑪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你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刻骨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鑪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云：「粟却饒囊藏碎碎，如今不戀求中金；自從得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喝令加護。

讀者們看完前面之後，就知道會君是「自欺欺人」，更是無恥之尤，不值得一辯了；（原文）「像這一類的教徒，實在是釋迦牟尼的叛徒。」會君不是佛教徒，故應說：「實在是老子的叛徒」才對。

「發揚真理破邪顯正」一稿，只有外教徒恨我徹入骨髓，因他們是崇拜物質的，我却否定了「擇地清修」。他爲圖謀活命，不得不說我「把擇地清修的意義也看錯了」，又說我是「謬論家，雖然說的「天花亂墜」，似是而非。」其實我也未曾說得天花亂墜，不過將經上及祖師們所說過的話拿來貢獻讀者，那確實是真理！並非「謬論」。

一個敎外之人，有著外敎成見，我並不反對他「信敎自由」。可是他「自以爲「了不得」……」要在我們佛敎刊上登文章，這倒是真「想出風頭」！果會他說的是真理就給他出風頭也應當，因爲我們也歡喜出風頭。但既不明真理，又歪曲真理，我不得不阻止他出風頭了。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被物迷，號曰衆生。」今會君堅持擇地修行，實在被物迷死着了！竟敢肆無忌憚地說：「釋迦……未到菩提樹下……以前，這功毫無，這是誘法的話。已有三祇修福慧，百劫嚴相好，那能說沒有！」世尊在菩提樹下成道，他說「不是地靈的幫助是什麼？」是時節因緣。金山江天寺一楹木魚十八個人開悟，是因修持，別處千楹木魚却沒有一人開悟，因不修持。他說：「有這種山川靈氣的金山寺，當然可以一楹木魚，十八個人開悟，而別處沒有這種山川靈氣的寺廟却不曾有一人開悟了。」這是屁話！若說是山川靈氣，則今天金山寺也應有一楹木魚十八個人開悟的事；若說不是山川靈氣即無一人開悟，事實上却有人開悟。例如：「一僧一日偶遊於市間，於酒樓下整袂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就樓子。」（載「無盡燈」卷中第五頁）假使樓子禪師是在山間「忽然大悟」，恐怕會君又說：這是山川靈氣。他又問筆者「爲什麼不能開悟，仍在昏迷中過日子呢？」告訴你吧：就因我住的是隱生仙佛地靈的山川形勢，所以至今不能開悟也。那末，不住「隱生仙佛地靈的山川形勢」，是不是可以開悟？也還不信，若悟即有迷矣。從前慈惠國師問時月供奉曰：「佛是何義？」曰：「覺義也。」「佛何曾有迷？」供無語。（詳見「五燈會元」）

「不懂音樂偏愛彈琴」的會君

，摘錄瓊經「自南海經寶漢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蘭若，墮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僕敬中，以其言具表奏聞，上可其請，賜額爲寶林，遂成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強辯「六祖說要在山水回環，峯巒奇秀的所在修行，」他不知「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的是智藥三藏，並不是六祖。這是一個看過六祖遺像，狂視一切，以爲我「沒有看過六祖遺像」，可是我尋出他的錯處，這是他千萬料想不及的奇事。

「××君却偏與六祖背道而行，肆無忌憚發表這些謬論，使萬千佛教弟子走入歧途，這位仁兄，要是不遵照六祖修行的辦法去修行的話，我敢斷定他將來不但不能得道，並且死後還要變成山精妖怪，邪魔惡道哩！」修行不一定要依照六祖，因爲除了六祖，還有其他祖師，是故他的話（立案）不能成立。今立一量云：宗——使萬千外敎弟子走入歧途，因——要是不遵照佛祖所宣示的方針去實行的話。噫——如老子等。作者按：會君初立三段論法，立得很好，圓滿無缺，但若不遵像我這樣的對手

恐不能推翻了。不推倒他，他就踏死我及同道們；我既打倒他，他的同道們也就一起下湯鍋。雖然他的文中設有兩處關卡，第一關比較難過。若能度過一關，第二關不難「因明」，也就束手待斃。他所失敗，因「因」的範圍狹小，我立的「因」則廣大。所謂：「大虫害小虫，」因此我也就能吃掉他。

「天下名山僧佔多」，並不是山川靈氣的幫助，方能成功，是僧幫助山川，才有靈氣。所謂「人傑地靈」，若無僧住，地亦不靈的哩！(原文)「爲什麼善男信女不在他本地拜觀音，而偏要走上千里萬里去朝觀音呢？觀音是相同的觀音，祇不過普陀山與其他寺廟的山川不同而已，」偏處河山皆一色，無有不是法王身。觀音能現千手眼，朝時丈夫夕時女。只見觀音別不識，何曾親親觀世音？愚人偏向普陀覓，自家觀音待兒回！「他處覓利尚多，何以沒有這幾處鬧熱呢？」(原文)「同一地，前後懸殊如此，試問歷天君，這是什麼原由呢？」

「一、病者觀見空中花，心不分別無短長。」二、口生兩舌，是非由爾起。若不說妄言，許汝在人道。」(原文)「山寺佛(佛本活)清修而戒律」，A：(1)禪宗與則佛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法興，禪宗衰則佛法亡！欲挽救佛教，扶正法于末法，捨參禪其由！(2)罵寺廟裡佛是死的，所以他反對泥(或木)佛；執著「佛本活」，才是對的！可是，以色聲見，是行

身一人成佛；餘或有「見性成佛」，皆稱曰「祖」。外道說張成佛，李成佛，王成佛，企圖混淆佛教也。

世界各宗教、學說，有的是發

尚且敢大膽污辱政評紙毀，何況對我區區耶？原不該得理會，聽其狂吠！惟該刊文中，對本人反共言論顯示憎恨極點，並且含有警告不得再寫作正義文字之惡感成分意味，這點，我今敢聲明，反共行爲，是今日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的良心主張，非任何勢力所能阻止的，豈能因此動搖我的反共意志？一個有奮鬥歷史的人，又豈畏懼打擊恫嚇？我早已發願，爲伸張佛教正義，不惜任何犧牲，共匪一天不消滅，我要咒罵一天，往後遇有蠅虫敗類，我照舊要棒喝，有生一日，此志不渝。此啓。

樂觀謹啓

四七、八、十於仰光

楊真理(佛教)；有的是沒有真理

(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一貫道

、理教……)；有的是毀滅真理(

外教等)，不識得的人還把外道(

心外求法)當做是救星，祇有識得

的觀點是邪理，這種邪說流行，非

摧邪顯正，不能令他滅亡的！說到

破邪，並不是一件易事，必需要有

破邪的銳利武器，真理。如果像

我前次那篇文章，東抄西襲，實在

不該破邪的資格，假使單憑那一點

，邪魔的第二次攻擊也就更增台，

反被他說我「瞎吹牛皮」。會魔是

一個不明真理的人，所以他才做了

外家的弟子。一般人差不多都喜愛

要面子，假使你說他好，馬上就歡

喜，若說他邪，隨時就能怒罵你！

有些人是隨人意，我是只顧己意。

故能得別人說我好的甚少，差不多

都說我脾氣壞。人的嘴兩片皮，儘

他說我「能談什麼真理呢？」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初不知他能有第二次一餉，幾乎失敗，好危險啊！可是他亦不知我手裡握有話頭(真理)劍，才落得他滿門連斬。



家庭的宗教教育

林道生

一、宗教教育的必要

在提到家庭教育與宗教的關係之前，我們必須先明瞭宗教在教育上的重要。教育的目的在使一個人的人格完整，要使人格完整得先具備有真善美聖的四個要素，尤其聖是在被真善美完全調和的狀態，而且也調和着真善美。聖的體驗沒有了宗教上的經驗就不能使人格完整，宗教教育是一切教育的焦點。我們若是考察了實現人類理想的過程——教育的根本義，就可以發現普通教育或是國民教育裡面是缺少不了宗教教育的了。

二、家庭宗教教育的必要

宗教教育在普通教育與國民教育上的必要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換言之，就是在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上也有實施宗教教育的必要。宗教教育在學校教育上成為必要的話，在家庭教育上當然也缺少不了宗教教育了。一向有人主張宗教教育在學校教育內是不須要的論調，但是在家庭教育上反對的人就稀有了。宗教教育在家庭中占着極重要的地位是一般人所不能否認的。那麼我們要反過來問，宗教教育在家庭教育上到底有什麼必要的理由呢？

(一) 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

其一，就是補充學校對於宗教教育的不足。學校給與宗教教育的機會並不少，我自己卻不贊成在學校內設置宗教一科。因為學校在現在的學科中已經有很多實施宗教教育的機會；公民、國語、歷史、地理、自然、圖畫、音樂、唱遊、勞作等科目中有着許多機會實施宗教教育。絕對無須特別設置宗教科目的必要，若是特別設立了宗教一科的話就很可能破壞了學校全體的統育，最後宗教教育本身恐怕亦要受到不良的影響。這也是歐美古來慘痛的經驗，吾人實無再嘗試的必要，以現在的科目培養宗教的情操即可也。

話雖說以宗教以外的學科來實施宗教教育即可，但是，我們不能以為學校教育能使宗教教育十分徹底，這卻暫時不提它，容後日有機會再討論。在學校一天五六小時的時間內要學習八九個科目，學習即在磨練知識，教育是如此，訓育亦如此。學校在培養學生的德智體群。教育，我們要知道並不是把雙親送到學校，他們的孩子便受到像父母那樣的教育哩，尤其在美育，德育方面決不是在學校可以完全學到的。知識方面在學校確實可學的不少，可是，小孩子很可能附帶的又學回來壞的語言，行為也要糟些，因此我們可想到德育及宗教教育決不是在學校就可完全學到的。至少在今日的中小學是不充分的，是故，由這一點我們認為宗教教育在家庭上是不不能不值得注意的是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二理由是在家庭裡面注意到了宗教教育，那麼家庭的全體必因雙親的關心宗教教育而受到影響，也因而全都向着善的道路邁進呢。宗教像大家所說的一樣，是無所不備的。西諺說：「人都為着麵包而生存」，可是多數人是因為有麵包才能生存呀！我們要關心兒童的宗教教育必須先從自己的內心關心宗教。兒童是富於模倣的，教育的捷徑就在雙親優良的示範，要有良好的示範，雙親應該先具備有宗教生活的經驗，假如能够如此的話，家庭內就會產生一種宗教的氣氛。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萬一父母有了吵嘴或不愉快的事，朝夕全體或是一二人在佛前念佛時，那種不愉快的事一定很快的消散，心

(二) 家庭的向上

第三理由是，為着兒童的將來宗教教育是必要的。這不是特別限於家庭的宗教教育，是一般宗教教育必要的理由，有些是包含在前述的根本理由內，這在家庭有着更一層的力量。當自己的小孩漸漸地成長快要畢業時或是已經拿到了文憑就要踏上社會的大門，不管是更進一步的升學抑是在社會就業都是同樣的，一定會發生身體上的問題或者是精神上的問題，一般說來便是煩惱，煩惱在青年時代尤其特別多，無論是何人在年青的時代總會有着這種經驗，我們可以說他是青年人有煩惱，因煩惱而廢寢忘食，神經衰弱，生起種種心事，當事情無法解決時，幼時在家庭有過宗教經驗的人，至少不會走向危險的道路，而向宗教的途徑去求解決。也就是在寺廟或教會跟法師，牧師等相談（商討）以求解決。這時，特別是幼時在家庭與雙親共同有着宗教經驗的人，自然與宗教會有更一層密切的關係，因為他會一直線的去找有關係的宗教寺院或是教會。假如是沒有宗教經驗的人當時就是有了去寺廟教會商討的想法，也不知往何處去是好哩！在此新的煩惱便又開始生芽了。

所以，幼時有家庭宗教經驗因緣種子的人，到了中學時代它的根會更深一層的往土壤裏鑽，更而發芽成樹蔭。那麼，萬一遇到什麼刺激或是打擊時，一身的危險當會因這宗教心而得到自救。這種例子多的不勝枚舉，單就我的友人中就有不少這種事實。有一位朋友，其妻因病死，由於思自然清靜而一家歸為和平，給全體帶來愉快與安樂。剛才的不愉快當事者必定以淚洗刷自己先前的言恥，個人或是家庭，也就跟着慢慢地向上進步呢！所以說為着小孩的宗教教育也將成為雙親自己的修養，更能使家庭和平向上全家幸福。

(三) 兒童的將來

第三理由是，為着兒童的將來宗教教育是必要的。這不是特別限於家庭的宗教教育，是一般宗教教育必要的理由，有些是包含在前述的根本理由內，這在家庭有着更一層的力量。當自己的小孩漸漸地成長快要畢業時或是已經拿到了文憑就要踏上社會的大門，不管是更進一步的升學抑是在社會就業都是同樣的，一定會發生身體上的問題或者是精神上的問題，一般說來便是煩惱，煩惱在青年時代尤其特別多，無論是何人在年青的時代總會有着這種經驗，我們可以說他是青年人有煩惱，因煩惱而廢寢忘食，神經衰弱，生起種種心事，當事情無法解決時，幼時在家庭有過宗教經驗的人，至少不會走向危險的道路，而向宗教的途徑去求解決。也就是在寺廟或教會跟法師，牧師等相談（商討）以求解決。這時，特別是幼時在家庭與雙親共同有着宗教經驗的人，自然與宗教會有更一層密切的關係，因為他會一直線的去找有關係的宗教寺院或是教會。假如是沒有宗教經驗的人當時就是有了去寺廟教會商討的想法，也不知往何處去是好哩！在此新的煩惱便又開始生芽了。

他幼時宗教心的再發，使他的心念更一層的鞏固，為家庭，為遺子，終於從不幸中求得了幸福的生活。現在住某大專學校教授的朋友就有這種宗教的經驗。這些可以說都是受着幼時家庭宗教教育的影響，也許還可以說是家庭宗教教育最大的功勞吧！

三、家庭宗教教育的方法

以上簡單的提到家庭宗教教育必要的理由。其次，想對於家庭宗教教育的方法提出些實際的問題以供在家信徒居士的參考。在這裡要注重的問題，少說理論。

(一) 供奉神佛

其一，每一家庭必須先有供奉神佛的設備。也許有人認為宗教是特別注重精神的，所以不須要設立神殿，佛壇來供奉，只要從內心敬神尊神，不必在那兒有物質的設備，不然，就是屬於崇拜偶像的野蠻行爲了。是的，在理論上正是如此。可是，實際的問題並不能照理論去行呀。我們想，當你早晚或是在路上遇見父母兄弟師長時可以免掉那些形式上的禮貌，無言，只在精神上尊敬他就行了嗎？同樣的，只求內心的精神是不可靠的。世上沒有比「一心」再隨便的了。理論往，不能伴着實際。也許，在家早夕祝賀着孩子的旅行能平安愉快的母親的心是最尊貴的，可是，孩子可能在暗中笑着這無智的行爲哩！所以心與精神可以說是最沒有標準的東西了。

宗教注重實行，當然心向爲第一，不實行的話，心會自然的消散。在佛教中身業，口業，意業中以身業爲最，佛的說法也是以身業說法爲最重要。精神是尊貴的，但是，精神往，靠藉外形的物質而維持。聖人是例外，但是普通的人卻不能不注意形式。英國紳士教育的標準是：「一禮儀作法」。吾人的信仰心就如同是油燈的燈心一樣，最初的一段時間是明亮的，漸漸地燈心燒短了，光線會慢慢地減弱，甚至於變成黑暗。此時必須把那段燒焦的燈心剪掉，我們的信仰心亦如此。神聖，佛聖的教誨也是相同的道理。精神主義及注重理論是沒有效果的，我們必須實際的去實行才是。

(二) 朝晚的禮拜及供奉

第二、是朝晚對神佛的禮拜及供奉。在所供奉的神殿佛壇前，對其本尊朝晚要禮拜之，或是燒香，或是盛水插花，然而，這些事最好要使小孩也能參與，雖然兒童不明瞭其宗教上的道理，但是，小孩子們到都很喜歡這道理。小孩子都有想去明瞭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的道理。不管你如何的下功夫去講解宗教的道理，小孩子總是不會明白的。所以在此時最重要的便是雙親的示範。雙親或是長輩們誠心誠意的燒香禮拜，或是盛茶供花，那麼小孩子看了也會自動的向你學習念佛、誦經、燒香等。是故，我們最後的目標雖是要兒童能自己供奉神佛，但是，重要的卻是雙親或長輩每天朝晚敬神佛的模範動作哩。

(三) 祖先的追慕

第三、是祖先的追慕。追慕、追弔、祭祀或是回向，除了每天朝晚燒香盛茶來供奉外，對於各代祖先的精選行一年祭，三回忌，五十年忌，百回忌等行祖光年忌追慕的法事祭祀也是必要的。然而，在這時除了集合大人親戚外，我們也得集合親戚們的小孩利用這大好的機會，活用兒童的教育上是必要的。目前雖然零落成這樣地步，昔日祖先在時我們是如何繁榮的家庭。談起昔日的祖先來喚起兒童的奮發再興心。或是說：「昔日雖然經營慘淡，現在呢？已經是相當的繁榮了，我們要感謝祖先在天之靈，報答祖先照顧的恩惠」等，使兒童能奮發興起，指導他們努力精進，對長輩尊敬，對下要慈愛、同情，使小孩子的信念加強，尊敬祖先，祈求神佛的保佑，反省及勵精是第一的教育方法了。

(四) 掃墓

第四、是掃墓。參拜祖先及友人的墓，與在家祭祀神佛祖先同樣的是宗教教育重要的一環。兒童會相信墓下有看祖先的靈魂而靜禮禮拜，年紀大些的青年雖然不會那麼單純的相信，我們可以用講些道理使他們相信。決不能讓他們否定墓是石頭，底下是泥土。我們相信感情會超越理論。要雙親充滿靈感的去禮拜，他們一定也會同樣的去敬拜。他們當會自己汲水、盛花。這時我們可以把祖先的德行功績讓他們知道，使後繼者對自己的責任有所自覺。

掃墓後一定得去寺廟禮拜佛祖，使他們知道

祖先之靈是因佛力才能永久不死。知道有祖先，而不知有佛是不完全的宗教教育。祖先的靈能得救渡是佛力慈悲所致，這一點必須使兒童牢記在心裡，否則宗教教育便歸失敗。

我們知道不管規模如何小的寺廟，總有一兩棵大樹木。從建築物看來也要比街市的住宅來的莊嚴多，環境是廣闊的。四季有鮮花盛開，樹枝上有小鳥，更有鐘聲梵音，木魚、大鼓等，所以兒童也好，青年也好，來到這裡自然會身置自由境地之念，人就在這時湧出宗教的信仰心。宗教的信仰不是用道理逼迫，而是林聲，小河的水聲裡到處有佛的說法，有菩薩的音樂。若是雙親不關心宗教的話，佛的說法自然要失去無限的價值。在寺廟所在的山裡，我們要帶着孩子拾栗子、紅葉、或是唱山歌，隨着自然的音樂或舞蹈使人心的地裡有如進入天國及淨土一般自由、輕鬆、愉快的感覺，在這時隨機告訴小孩一些宗教的事，小孩們會覺得快樂的還足一樣。青年們則能意味到宗教的經驗。這些便是宗教的活用，是學校教育所不及的地方。

(五) 宗教的示範

第五、是雙親對於家庭宗教的示範及高言故事等。此事似不必再強調、敘述，在前述內已被十分的分包在內了。不過在這裡要喚起大家注意的，是一個人在幼時受母親故事影響會是如何深刻地在腦海至老不忘，它確實支配了兒童尊貴的精神。我們要知道幼兒受母親的感化是非尋常的大，不論是西洋東洋，及我國的偉人聖者幼時都受着父母夜裡講故事的感化。尤其是年老白髮的祖父父母的宗教故事、寓言，要比高僧的說教更影響小孩，感化兒童。前述的祖先年忌追慕，對宗教不關心的家庭，生活上是比較寂寞多了。

第六、是其他宗教在家庭的會合。這在前面也提到不少了，就是祖先年忌的追善法會，四月八日釋迦佛祖的誕生會，十二月八日的成道會，五月五日的端陽節，及其他的招魂祭，元旦的四方拜等機會在家庭裡要有簡單的宗教會合，活用這機會關係於宗教教育上。繪畫、音樂、影刻等也可利用來陶冶兒童的宗教情操。總而言之，就是要在家庭裡有宗教的社會生活了。

萬金和尚每千金小姐

(三)

實妙

第三幕

佈景 古式廳堂 兩邊排着學士椅

八隻 中央大棹四壁掛着双喜紅聯多對

出合人物

王宰相 五十左右

王夫人 四十五六

玉琳和尚 青年

翠紅 十六七歲

王小姐 十六七歲

王：呀夫人，今天是我女兒結婚典禮的日子，那玉琳怎樣到現在還沒有來呢？

夫：老爺，我看玉琳，生得一表人才，又是受過佛陀的教育，又受過天然和尚的薰陶，入贅在我們家裡，從來定會出人頭地，作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也不枉費我女愛他一場。

王：是的，現在米已成飯，女兒的病能好就算，另外的事可以不必要談了。

翠：（翠紅入報）喜老爺夫人，姑爺快到了。

王：妳吩咐開了中門，迎接姑爺進堂，多拜天地（奏樂）

（玉出現在招角，王迎入。玉

向二老參禮，坐一傍，翠紅獻茶畢）

王：吩咐扶小姐出來與姑爺拜堂（奏樂）

（梅香扶小姐出與玉琳拜堂，先拜天地，次拜父母。相揖後入，宰相嘆氣共下）（奏樂）

第四幕 洞房中的

二幕

佈景 紅床排在房中，掛着綉鳳紅帳，四邊掛着名人字畫，紅棹上，點着双喜百子灼一對，放着光彩，照着紅帳十分秀雅，自新郎新婦，時鐘敲十二，翠紅爲小姐脫了鳳冠紅襖，出門將門反閉了去。

小：呀！玉琳！更深夜靜！請姑爺安身吧！

玉：吓小姐，請便（小姐上床，玉琳自想，台語士腔）

玉：吓不可吓（唱）點燈結彩鬧洞房，夫妻双双入洞房；小姐生美共兆弄，迷人心性不敢放。我今王府來招親，小姐爲我受苦心；男女全床情難禁，春宵一刻值千金。

小姐生美又才情，世間無人通

比許；洞房花灼如仙境，吓不可吓，我看爲教爭光明。

小姐生美十二分，怎樣共伊來結婚；眠床讓伊自己睡，來去結邊看古文（玉琳撲在棹上睡着）

小：大廳點燈鬧洞房，夫妻双双入洞房；坐上床邊淨等等，等無郎君採花人。

軟罩放落黑暗々，共伊撒開怡輕鬆；看伊生美不甘放，伊不上床離上離。

眠床不睡坐棹邊，作人彼意是卜暗；洞房花灼不識理，無想夫妻結百年。

想下叫伊真呆勢，心肝可比彈琵琶；不識洞房的事體，第一大缺伊一個。（自想，行近棹邊）

我將椅棹刪撥動，（玉琳作醒狀看）双手摸西又摸東；看你

不識甲半項，隻暗無想下動工。

玉：我是一個出家人，共我結婚仙不通；你我愛情着來放，見笑面肉敢未紅。

小：夫妻姻緣天注定，明媒正娶結親成；不驚外頭人知形，配我

敢能呆名聲。反俗娶某是破戒，此事小姐妳嗎知；受戒來破真厲害，全望小姐着諒解。

小：生米落鼎飯已成，此事不可變無情；當時既然若不肯，講卜結婚莫謂成。

玉：（白）吓小姐，若說結婚我是因爲救妳而來，我因聽說妳病得太厲害，我是不能見死不救，所以設此權巧方便，是要拔妳脫出苦海！

小：玉琳！你既是爲我救我，怎樣你今天入贅我門，又不上床，真不是其中有什麼對不起嗎？

王：小姐妳是看我生作漂亮，才愛我是不是？

小：不錯！奴是看妳生成端方方正，才愛妳的。

玉：唉小姐！其實在我呢？正因爲自己長得漂亮才出家的（玉琳把帽子除下露出光頭）這或許妳不懂的，因爲我不要形體上的美好，實在我是要追求生命上的美，是短暫的，是一時的美，唯有生命上永恒的美，才是不滅的。

小：王琳！你說此話，我是不大懂的，請你說明白些。

王：「人生好似一孤舟」

電影現出孤舟浮在水面

唱：「朝來暮去水上遊」

現出孤舟水面遊來遊去

唱：「孤舟打破堪修補」

現出孤舟打破多人修補

唱：「人生死了臥土墳」

出多人送死埋葬成墳

唱：「淮陰功業最堪稱，十面埋伏破楚兵」

韓信登台，漢王拜將，韓信統兵十面埋伏大破楚霸王。

自稱三齊王

唱：「呂后不肯伊封王位，青樓劍下一命傾」

呂后命人吊韓信回宮在樓上新死韓信一段故事

唱：「人生世上好似採花蜂，朝來往西暮往東」

現出好多黃蜂飛來飛去見花採蜜

唱：採得百花成蜜後，一場辛苦也歸空

電影現出蜂採花回巢成蜜被人取蜜蜂死

成空

白：吓小姐妳不要看我這樣漂亮，數年一過青春消逝，我也一樣的雞皮鶴髮，就是小姐妳吧！也不是一樣嗎？現在呢？胭脂面，薰衣鏡，最後還不是一堆白骨埋在荒郊野外。小姐妳想，看，人生一命無常，我們為什麼貪此無謂的快樂，形體上虛假的美貌呢？

小：（眼中含了淚水）吓王琳妳不必說，我心如刀割了。

王：人生的前程，渺茫，飄泊在無涯際的苦海中，不知出離，大家都沒有想，究竟那裡才是的歸宿呢？我看我們沉淪下去，那裡又不心知刀割呢？

小：我現在已經覺悟了！我不該累你，不該害你，不該要你還俗，你明天還是回去修行吧！

王：吓小姐！但是我愛一切眾生，我也愛妳，我不忍心妳在此受苦。

小：吓師父！你不要怕（走近前牽着王琳的手）我已知道怎樣從痛苦的深淵中自拔出來！我深深佩服你，我為你人格的感召，我覺得你的偉大，我差點犯下彌天大罪，要你不能再進，現在你也不必以為我為念，應該去照你的目的地走！倘你有可憐我的話，你就指示我一條應走的路，好給我從此得到永生。

王：我怕妳，捨不得紅塵的福樂。

小：我可以對妳發誓，你相信我吧。

王：妳不後悔，現時雖是如此，恐怕後悔遲了。

小：決不後悔。

王：既是這樣，我雖然不主張女人出家學佛，照妳的情形看來，最好妳也去出家吧！

小：（自想）是的師父！那我就照你的指示而行，天也快亮了，我稟告雙親以後，他們一定會允許的，而且他們會歡喜我得了一位明師。

王：小姐天已快亮了，這時讓我回去吧！

小：師父！讓我見了我的父母，才回去豈不是好嗎？

王：萬一，妳父母不肯的話，那怎麼辦呢？

小：師父！我雖是要放妳回去，可是心裡頭，總是捨不得離開妳。

王：這是小姐妳被感情迷得轉住，若是這樣妳還逃不出感情的藩籬，妳應該要知道，就是這道一念之差，我們的生命，往往就被這些危害着。

小：吓師父！你向道的心切，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很知道的，我已經承認過，不會翻悔的，我願意在後面推妳前進，不過妳也要稍為我設想，你走了以後，我一個人到什麼處去出家呢？

王：就是仗着妳父的名位勢力，跑到一所大廟堂去出家，何人可以指教我呢？出家不識佛理豈不是等於俗人嗎？到不如，我設法建築一座庵院，妳不必再回去當香燈師，將建築這庵院給妳管理豈不兩全其美嗎？

小：這是不可能的。

王：怎樣不可能呢？你在我的院內，你的一切由我照應，我有不曉的地方，你也可以指示我，希望師父答應我的要求吧！

小：那是不合出家人的精神，而且我和妳在一起，好像很不慎似的，請小姐不必這樣想吧！

王：照你這樣說，好似從今以後不願見我了，難道我是一個最可

怕的人嗎？

王：豈敢豈敢！小姐妳不要誤會，妳一片誠心美意，我那有不知道呢？不過妳要明白出家學佛，是要離行能行，離忍能忍，既然捨俗出家，就是偉大的行為，應有犧牲自己的決心，要有真正為苦海中的眾生服務的的精神，才能達到出家的目的，倘若還和一般兒女情長的話，出家人神聖的任務，怎樣可以完成呢？

小：師父，你說話，我是完全知道，不過我是希望你能指示我的。

王：只要妳真心覺悟和這問題的範圍內都可以的。

小：既然如此，你就回去吧！

王：那末，我去了，你自己保重（王琳下）

（小姐見王琳去了，拭去眼淚，自己嘆息一下）閉幕

（待續）



太子須大拏

學慈譯

婆羅門掬了掬溪流的水，洗了洗他的頭、手以及腳跟，瞬間全身有了愉快之感。隨後又挺起胸膛，大大的呼吸那空中自然的氣；這空氣，是含有青苔的味，同時不知來自何處——禽鳥的叫聲……

季節的輪轉是快速，這剛入交入冷季的檳特山，太陽的焰如爐火的燃燒——是一個陽氣十足的正午。



婆羅門閉了閉他的眼睛，坐在岩石上。再來一次新的呼吸，然後，自言自語說：「不錯！和我在思想的相吻合……」。

婆羅門想起了葉波國王，禮讓備至，親切的，躬身送了自己至宮門吩咐的話：「請不要再向太子須大拏強求布施了，可憐的他，現在身無一物了，死不得！活不得！活不得！他的處境窮極了，請同情他吧！」那悲慘交集的哀語。

在數步岩影裡，只具形式，以草繩結成的房屋，裡面有位男人在端坐。是憔悴，青腰的男子

「須大拏，是吧！真的沒一物」。

留給那男子的東西是天、地、風與綠，以及妻子暨二位王子。

「是啊，我還有向那位男人要求的權利！二位孩子呀！徹底的布施之行，在實踐這美德期間裡的男人，有了二位的孩子，是一種豪奢！」

以黃金、白銀、玉車、田宅等來布施給人，那能算得起真布施？

為了滿足人家的要求，以東西施與人，而他的野心在於被人稱譽為美德？失去了有形的錢財，却換來的是無形的淨財，加減乘除等於零。不能叫做真的智者。說不定他的布施是爲了填滿他的高慢，爲了他的虛榮？

2

那位男人曾把那所謂葉波國的國寶——斯賴恩白象布施給他們的敵人。聽說斯賴恩，它的氣力相當於六十頭的象，其威勢真是一國的防壁，葉波國的太平，實有賴于牠的四蹄哩！

當初，隣國的諸王們，相互策劃了一個奸計，遣了專使向太子要求那頭白象說：「太子慈德光輝，普照四方，上至蒼穹，下極黃泉，其功其德，如高山，似潮海，衆民彌瞻。太子慈愍，和符衆望，願爲吾等，賜斯賴恩，功德美滿，莫過于斯」，有思想的聰明人，虛榮心重的聽來像膠漆，高慢的人聽來，好比花輪之美……

太子終於把黃金的鞍，掛在白象的背上，一點吝惜也沒有，欣然送給他們。

失却了國之寶，捨去了太平之戈，犧牲了國民的快樂，以斯賴恩換來一個填充自私的德行，可以說是太子的失算。你看，怨嗟如波濤的沸騰，這誰能終于導致太子的死刑？

只是看國家的面上，國王最後把太子追放于

國外十年，以了結他的輕卒。

當太子將離國時，尚且有人向他求乞，太子遂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財寶，一概施與貧者。

群臣在曠地大哭，婦女也流淚，窮者更五體投地，以表離別情懷。是可憐可愍者。唉！世界上，唯有這位太子一人了！

3

這時的母后，雖然以身奉事國王，如鐵似鋼，忠心耿耿，但是只有一位太子，活著的放到深山去，這悲傷實難以形容的了。因此緊握住王妃的手，並抱了抱二位天真的王孫，在哭泣滴淚。天性自然的骨肉之情，也難以了淨的布施之行，在與濁世的人們比較起來，是否天壤之別？

被追放的太子，他把王妃與王子載在車上，跑到國道的邊緣時，碰到了一位婆羅門，將唯一賴以引路的駿馬，施給于他，自己走入轅裡拖車，命王妃在後邊押送。

不但如此，連着第二位的婆羅門時，給他的車子。以衣服給第三位的婆羅門，把妃與王子的衣裳施與第四位的。最後太子抱了男孩，王妃負起女孩——行路之遙六千里，終于到達了這座橫特山。

唉！靠山的生活——住的是柴庵，以水果做爲食料；穿的是草衣與鹿皮；所聞的也只有山鳥、澗水聲；眼睛所聽得到的也唯有蒼鷺與山林。與昨天那金殿玉欄，美味珍膳的生活，相隔了何遠？兒答（財）是什麼？卡嬌（愛）是什麼？達摩（法）到底是什麼？

他所研求的摩克哈（解脫）？

婆羅門在搖頭：

不知道！是智者？是愚人？但是否能够放棄

他的王子？對於沒生命的東西，是容易捨得開的。這事情我也能够做得到。雖然有生命的，但是如果不是自己骨肉的人，也同樣容易放得下。而這位太子，到底能不能拋棄比他的命運還重要的王子？

喜捨，喜捨，喜捨得下的才是布施美德！如果真的要爲了摩克哈的話，一定不會拒絕我所提出的要求吧！

婆羅門，聚精會神的思考了，在鳩留的田舍等，他回飯的那奸險的三角白眼，胖的似象腳的脚，肌膚粗野的妻子。

求取，求取，求取他的一切；貪慾，貪慾，無窮盡的貪慾。

妻子投在我的懷內：「請要求須大摩太子二位的王子吧！」這狂妄的私慾，也是人間生活的道理，真的……

「我是婆羅門，我當然要看得透什麼叫做正道，也唯有如此，才是修行的目的！哈，哈！」以正確的步調，踏過青苔，直趨庵廬。

4

「是不是須大摩太子？」

「是！是離呀！」

須大摩，睜開了開他久合的雙眼。

「啊！好極了，我是鳩留的婆羅門呀。」

「啊！從鳩留國來的？」

太子起立後，隨即由屋隅運搬了盛滿罐裡的菓實以及水漿（飲物）來。

「您辛苦了，由那麼遠的地方！」

太子的眼睛已浮滿了淚水，無條件的勾引出人情溫暖。

「久慕太子的大名，不，聽說太子是一位世間上稀有的布施行者……」。

婆羅門說完後，閉了氣，目不轉睛的探尋太子的顏色，他打算以虛榮心來誘惑太子。

「布施？布施的行者？」

太子否定的搖頭。他那澄澈的眼光，一點陰影也沒有。

影也沒有。

「太子所知道的，這老衰不堪的我，起居已不如往昔了，我雖不敏，但爲了保留這殘命，請把太子二位的王子讓給我吧！」

婆羅門，目不轉睛的在瞪太子。

「我的王子？我的王子？」

「太子！我知道這是無理的要求！比那白象斯賴恩和一切的財寶還要緊！不，較全國的價值還重要的！」

「斯賴恩，財寶，王子，一國，對於我同樣有布施的價值，能够過着喜悅的生活，如果以生命奉獻，也不能說盡感謝。假使以一切所有的必定要奉還，才爲之布施行的話，我還是持有了過餘的東西，未曾償還的哩！」

「但，太子已經把一切所有的財寶……」。

「布施並不是施與人家就可以」。

「那……」

「布施而存有布施的心，是對不起菩薩了。我本來就沒有有一物的，一切都在承受民與的生活，那裡有個布施可言？被與的東西，按照時、所、因緣還給人家，那能算做甚麼布施？只可以信它爲人間的正道吧了！」

「噢！那麼二位王子……」

「還給您吧！由佛陀的教理說來，本來說不定是您的孩子，我是替您代管些時而已，這是不折不扣的因果律！還而是把過雲撥開，步出那萬里青空樣的情懷哩！」

「呀！您是……是位大極了。」

「捨不棄，是麼？雖然我也有了熾盛的愛慾，但是……」

「捨不棄，是麼？雖然我也有了熾盛的愛慾，但是……」

5

譬如離散散散地上的落葉的生命，誰敢說這是生滅？

爲了母樹的生存，與母樹同時生存，守住永恆生命的育成，變爲一瞬間的落葉，才是實在的道理，如果只顧及小生命，不肯變爲落葉的話，

那母樹只有變爲枯萎的樹枝。

落葉，是不是真正生存的原理？

賊來了正在樹陰裡玩的二位王子（哥，耶利七歲，妹，麗華延六歲）後，太子隨時命令了他們旅途的準備。

「這位叔父是從遠方爲了要求你們而來的，此後應該叫這位婆羅門爲父親。趕快跟他去吧！」

「爸……！我不去，這人不就是婆羅門，是惡魔！到山上去的媽，若回來時，看不見我們，是何等的悲慘啊！請等媽回來吧。」

「耶利，不要胡說！這位是眞的婆羅門！假



便是惡魔，而能施與有心求乞的人，這正是人道啊！不要憎恨爲外人。恩愛雖是難斷，但無常是這世間的實相。時間的快與慢而已，總之會離散的。眞正愛你們二人的話，還是能够斷離這私情，給與人家才對。我有一天成道時，必定會把在生死裡流轉的你們救度，你們要有如此的理智，好，的跟他……」。

太子把在嚔啾大哭的二位王子，用繩子縛好，施與婆羅門後，加緊脚步至房裡，緊，的合了他的雙眼。

「我真不識，我真不知……」。

婆羅門這時吃驚不少，以他的鷹眼瞪了太子

，搖了搖頭，隨後忽然想到甚麼似的，緊拉住羅子說：「喂！走吧！」

拖了拖在哭泣的二位王子。二位王子抱肩樹木在掙扎。轉瞬的時間是打、撻、推……。雖然的婆羅門，也以驚悚的聲音：

「不要啼哭了，我也是人呀，不會把你們哭下去的，走吧！」

雖然殘忍，但憐愍、同情，婆羅門同然也有。

是的，確實可憐極了，孩童們的悲叫，這難別分散的悲慘，令人覺得餘哀不盡，婆羅門也為之愕然。

6

鳩留是遙遠，路途是那麼崎嶇，二位王子跋涉的結果，致于脚痛、腰酸。有時頭在路旁，仰天而喊母親、哀嘆！婆羅門惱怒、咒罵。怒者、受怒者，氣都狂了，終于鬧的一團糟……

有一天，窺看婆羅門在疲憊中昏睡去了，他兩便乘機逃往山林，避在蓮池旁邊，但也不能跳出婆羅門的雙眼，被拖回時二位的王子，脚跟已被岩角撕破，肌膚受了路邊的荊棘刺傷，唯有悲泣也已忘去，那雙眼睛也失去了光澤……

嘴過了不知凡幾的苦痛、悲慘，終于到了婆羅門家裏，只是這個家，並不是王子們理想的安息處所。婆羅門妻子，只看了看王子們一眼：

「哼！不成，這麼美麗、奢華的孩童們，那能擔得起傭人。趕快把他們出賣，換來的錢，買了些醜惡的，力強的女人回來！」

弄到家裡也不能容他們。

婆羅門苦笑了一下，然後催王子們到街上去。精氣都磨盡的一行三人，誰都不會聽得起他們。一條街接着一條街，這悲慘的旅途，不停的在繼續。

不知幾時，那葉波的國都，終于到達了，不是菩薩的引導是什麼？

有了異樣的三人，在這華都裡，終于被注目

了，有人因王子們的不像凡夫，議論也隨之紛而起。在風評中不知是誰，認為或者是須大摩太子的王子？因此不能置之不聞不問的官役們，開始調查了他們的底細，結果，認出了本來的面目後，也為之驚悚。隨後便報到大王的殿上去了。

「甚麼？二個王子！」

召見三人的命令，猶如燃眉之急。

「是不是耶利？」

大王看了孫子們的可愛，從座而起，伸來了兩掌。

「爾等也好在平安！」

「大王！」

婆羅門抱住王子們不放，站起來。

「這些是我要命的寶物，價錢米商安後，請不要動他的一毛！」

「什麼？寶物！無，無禮極了，這二孩子是我孫子哩！」

「我確已由斯大摩那裡乞來的……」

「噢！他把我孫兒給你，是麼？」

「爲了布施的美德！說實在的，我是救了太子的美行的人！」

「楊說！飯桶！耶利！過來！」

耶利這時還而屹立不動，只抬起了頭：

「我兩，以前是大王的親族，但現在已是婆羅門卑賤的家奴，爹！確已把我兩交給他，如果回到大王的膝下去，那是違背了父命的！」

「噫！那麼，好，我與他買好了。」

婆羅門，點頭說：

「男的銀一千，牛百頭；女的銀二千，牛二百。」

「是那兒來的貪慾鬼！好吧！與你買好了。不過我所不明瞭的是：爲甚麼女的價錢還要高于男的？」

抑住了婆羅門想回答的嘴，耶利再來一次的抬起頭：「這個國家的太子，具備了超人的美德，國民仰慕他的心情，好像孩子之懷念慈母。現在

在被放到深山，以獸爲友，以菓實、草衣、雨露爲他的伴侶。比較那浸漬于美味百樂的深宮裡的女人來，相差千里，因此，女人是無價之寶呀！」

大王被這幼少的耶利之辯才，驚不小，遂交付了二位王子的代價，抱在懷裡久久不放，不停的流出那喜悅的眼淚。

使臣終於到了懷特山，太子和妃也隨之回來，遙長幾千里的深山，一旦離別，一切莫不感到心虛，那四邊的光景還在腦袋裡浮現。

會暗過的山裡生活，在這山林裡有着令人不能忘懷的異禽在歌唱，泉源不停的湧出心曠。

岩石隙裡開的花，在樹和樹木間跳來躍去的山猴與小鹿，預防風雨而架的柴庵……

和恩師——阿周陀謝別後，他們一步一步的與這離情依依的森林告別。

太子回國的消息不躍而飛，國民的歡呼達于絕頂，別後一年，今天才重新得能瞻仰，太子不在的空虛，現在也隨之而消逝了。

樹起幢幢，燃了沉香，散放異花，奏動百樂，大家都爭先恐後聚集到宮門來。王宮門裡首先映入王妃的眼睛內的是王子，二位王子的光澤

——可愛的笑顏。

本來已失去的王子，不，你看圖聚太子的國民、慢、香、花以及財寶……

「施與人一切，其果報同樣的回報于你。這是佛陀所給與我們的啓示！」

王姬也合起掌來靜聽太子的感語。

是光明的日子，快適的春風，時而吹過來。王位在那天讓下來了，斯大摩終于登上大王的寶座。

登位後，一切的干戈遂被深藏，圍圈也被大赦。四隣貧窮的國民，如百千大溪流入大海樣，聚到這個國家來。厚情的花開了，慈悲之光溫暖的包圍了每個人。應散的國家，此時人至物集，斯大摩被推爲人中之尊。



有趣的禪話

(四)

茂坪譯

一休禪師的機智

養史禪師所住的寺院裡，有位名叫笠齊者，常跑到那邊去玩。他的生母的出生地是長崎，父親是荷蘭人。當他的父親將離開日本，回歐荷蘭時，以口傳方式，授與他織錦的方法。因此，笠齊在後不久，便到京都去開了一間織錦。聽說這就是有名的西陣織的鼻祖。圍碁、點茶、栽花、歌詠等也是他的能手，是一位風流氣十足的人。不過有時也會嗜好打座，所以被禪師譽為有趣的人物。只是到寺院，就連帶的拖了他那長尻來，因之，在旁的小和尚們，一碰着笠齊來到時，大家都望風而逃。他們有時以掃帚樹在山門前，或者在木版上面放置針灸，但是任你怎樣侮辱、做樣，也未能收到笠齊先生改變長留的效果。

有一天，這班年青的僧侶們，開了一次臨時大會，來決定防禦笠齊的對策。大家一致認為：「有沒有奇案，來阻止那位老頭麼？」大家都一致的在思考。在這班青年當中有一位名叫一休者，他的腦袋自幼就居人頭地。想來想去沒有辦法時，眾人的眼光都轉向一休，他們當中有人終於忍耐不住的向他請示：

「一休師！有沒有好辦法麼？」

「一休，正好想借給他們的智慧的時候，被他們一催，便一口氣答應下來：

「『嘿！有的，這事請交給給我好了！』」

眾人的煩悶終於開了，他們都知道一休一首肯，事情就會水到渠成。

翌日，一休就把三四張的葵濃紙粘緊，在筆下寫了如下的字，標示在大德寺的山門前。

「不論魚鳥，或帶有四蹄的皮類，一概不準攔入門內！」

想不到這字裡行間是含有深義的企圖。這天笠齊猶如往昔一樣，漫步走到大德寺來。他到了寺前時，乍看那木牌時只想：這，不論魚鳥，是那小和尚和一休的才略吧！不論是非的長短，笠齊，若無其事的移步進入玄關去。

「有人麼？」

聽到有人的叫聲，一休便知是那老頭兒來了，他遂由裡面跑出來：

「噢！是笠齊先生駕到，有失迎候了。不過先生是否看見那貼在門前的紙張？」

笠齊想：這小和尚又有問題來了，哼！「是！指示確已拜見了，但有些麼不對麼？」

「噢！奇快極了，如果看見那字紙的話，一定不敢跑入門內來的。」

一休說完後笠齊也不甘認輸，他說：「為什麼我不可以進入門裡？請把事情弄清楚吧！」

「笠齊先生，您是不是因為怕冷，所以常往那不淨的獸皮在腰裡？這種是殺生禁斷的三寶，在這清淨不垢的修行寺院裡，不垢之徒，把那獸皮帶在身上，大意的入境，是觸犯那佛陀的殺戒，明眼人看了那禁示後，自心常生愧愧，唯願有罪之罪，那敢步入山門？噫！先生，您是否有意犯戒？」

一休喋喋不休的詰責。但笠齊也有他的難辯哩！他哈哈大笑說：

「？真是滑天下之大謔！獸皮不能帶入山門？哈哈！你們大鼓程吊的大鼓，是怎麼了？那大鼓也是割殺獸皮滾成的。唉！一休，這怎麼解

說呢？」

被這理所當然的回答，雖然是一休流利的嘴巴，也難以反駁，只有的是：

「……」

一休一時啞然無語。但是不知想起了甚麼，忽然跑到庫房那裡去了。

笠齊在後邊目送了他。

「雖然他是伶俐，但還是乳臭未乾的孩子！」自言自語後，扶起腳腿，一步一步的移向方丈室那邊去。

當他到了方丈室走廊時，被背後拿着木棒追近來的小和尚，連打了三下在腰裡。這一棒，非當少可，他回頭一看，在那裡直立的正是一休。笠齊覺得可惡極了，遂以腕眼瞪他，並且惱怒的說：

「我當是誰呀？原來是一休，為什麼用棍子亂打人呢？」

怒氣並不因此而消，還而用腰眼相迫。

「笠齊先生！不要那麼惱怒吧。大鼓因為是皮做的，所以每天不知要換過幾次。現在您腰裡的皮，也是銀面的佛面，才被打了！如果您還嘖嘖的話，這佛陀的賞罰一定有個水落石出！」

說完後再振起棍子睨了一棍，像要打下去之勢。因此笠齊慌恐的阻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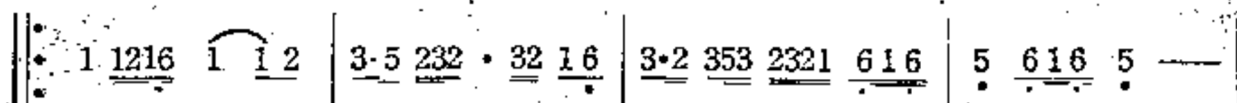
「一休師！請，請等一下。唉！是我的彷彿了。」

(本省調) C調

4/4

三 稽 首

河 南 酬



① 稽 首

稽 首

皈 依

佛

② 稽 首

稽 首

皈 依

法

③ 稽 首

稽 首

皈 依

僧

3 . 2 1 212

3 . 5 6165 353

2 . 3 2161 2 —

2 . 3 5 3532 161

佛 在
法 寶
僧 心給 孤
嶺 龍
似 水國
宮
清給 孤 國 說
龍 宮 並 海
水 清 秋 月

235 232 . 32 16

2 . 3 1 1216

1217 6 — 1

1 1216 1 . 2

法
藏
現說 法 利 人
海 藏 演 三
月 現 福 田天
乘
僧南 無
南 無
南 無

3 . 5 232 . 32 16

3 . 2 3 26 532

1 . 6 1 1235 2321

①② 6 . 1 232 1 —

真 如
海 藏
福 田佛 陀
達 摩
僧 伽耶
耶

1 . 6 161 ③ 2 . 3 2161

2 232 123 276

5 — 1 . 2 332

1 1235 2321 6 5 6

③ 耶 南 無 佛 法 僧

菩

1 . 6 2 . 3 217 6

5 5672 6 12

3 . 2 3 26 532

1 . 6 161 2 . 3 2161

薩

摩

訶

薩 南 無

2 232 123 27 6

5 — 1 . 2 332

1 1235 2321 6 5 6

1 . 6 2 . 3 27 6

佛 法 僧

菩

薩

5 5672 6 1 . 2

3 . 2 35 6165 35

2 — — 0

摩

訶

薩



年青教佛的情熱給獻

· 妙 光 黃 ·

生逢斯世的我們——

青年人，可說是史無前例的遭逢着最困苦而且也是最偉大的時代中，祖國正在推動着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建國大業，凡是身處此境的每一個青年朋友，只要稍具一點熱而純的「人心」之青年，從最大到最小的問題，從個人生活到民族生存中，沒有不感到繁重，困難，和迫切的，每一項都使我們窮於應付！而且自身，又急需充實自己的學識和力量，來追隨着時代的潮流，作種種的準備，來迎接我們一切事業之巨浪！

當然，大家都會這樣想：生在世上「做人」是很難的，尤其是想做一個「完人」或「偉大的巨人」更不容易！的確，現社會的形勢太複雜！令人憤懣的事情，也太多了！一個年輕，知識淺的青年，對「人生」的一切和現時的種種，都感到迷惘，困難！這也難怪，即壯年甚至老年人，誰不受着社會上的形形色色，光怪離奇的事物，所苦惱着呢？所以青年這個時期，應該加緊着向社會的深層去研討，去學習，不要（也不容許）退縮和憤懣，只有本

着「社會即學校」的意志去發掘！在日常生活中，新接觸的，和環境週遭所見聞的，都是我們寶貴的課程！從這個實際的課程裡來攝取社會的經驗；鍛煉工作的技能；吸收日新月異的知識，確定理想的善良之人生觀，並修養健全的身心，嚴格地重視這些，以奠定人生事業的基礎！

可是，大多數的青年朋友，還着方剛的血氣，對知識也有求新的精神，於工作又最具有進取的勇氣，滿以為自己是「時代的先鋒」；是社會的中堅；是佛教的不倒翁；是革命的主動力；是國家的主人翁；又是建國期中的生力軍；「以此自倨自傲的喜歡站在時代洪流的浪尖上！然而，不幸得很，在他（她）們的過程中，發現常被賜予的是；苦痛的命運；殘缺不全的知識；與潛伏在週遭的惡劣和黑暗的勢力！她（他）們的本意，是想把時代的巨輪推動展開工作，想切實實實的為國家為佛教效力，為社會求改進，為民族爭點光，為自家謀幸福，但事實上，往往不能從心所願，被那些惡勢力打擊着，阻當了行動！於是，從浪尖中跌到浪渦裡；從積極的進取流入了消極的深沉；從光明陷入黑暗；一切一切的悲劇，都會迎頭襲來，結果糾糾初志，被社會所淘汰一落千丈！

青年朋友們！不要過於積極，感情，不要過於衝動！要以遠大的眼光目世，以清醒的「理智」，來控制人生的舵輪！將已沸起的熱血，和已激起的情浪，冷靜下來，壓伏下來吧！想成功一番事業，欲不虛度人生者，要切實把握這個「青年」時期，「及時努力」的邁向着你理想的目标！按部就班的前進吧！記住：不要妄想，不要盲從！作者謹以淺見薄識熱誠的敬獻給青年男女朋友們，願我們，從刻苦的學習中求進步，從艱苦的進取中求發展吧！



祝 福

時 龍

給高雄佛青朋友

寄以祝福一束

請插在微笑的花瓶裡

當那清香逐漸遠去

則向長空深深地一吸

圓月低照人間

眩目的烟火燃放出心血

夾着遙遠依稀的鐘聲

寄以祝福一絲

二五〇二年中秋子夜

雨 晴

狄 青

宿雨初收見遠山，

布帆懸在碧波間；

殘艫且喜重迎夏，

竹影松聲盡掩關。

路 燈

不屑發光在富麗堂皇的大厦，

寧願佇立在陰暗的街頭；

並非有什麼景色值得欣賞的，

而是把方向指給迷途的旅人。



長篇連載 釈迦佛陀話劇

(八)

蕭 漁

祇：（微笑，也四面上下在欣賞着）好，好，好。

須：（一面指點着房屋園林，一面介紹着）佛陀，這所精舍是完全照着舍利弗的意見修蓋的，前面是禮堂，這邊是集合堂，這是一個小講堂，在禮堂的右邊還有一個可容一千徒眾聽道的大講堂，走過蓮池，在一遍棕櫚樹下面的四廳大房子是休息室，再後面是盥洗室，靠東的一個大花園那邊的房子是誦讀室，靠假山向東走是儲藏室，由儲藏室向東走就是大運動場，後面還有一個專為小沙彌預備的小運動場，向西走是總會所，還有下房四十間，炊事房屋四十間。

波：（笑）給孤獨長者，你為佛陀修建的這座祇園精舍，簡直可以和我住的王宮比美了。

佛：給孤獨，你能發心回國找到這樣一個美麗清淨的地方，建立精舍，要知道，這不是金錢布施，這是法寶布施，有人布施的目的，是為希求五欲的快樂，或者是為好的名聞，或是為免除自己的貧賤，而你是懷了能讓眾生得到法樂和解脫而布施

精舍，你已沒有愚痴愛執的心，你很有遠大的眼光。

波：給孤獨長者，看到你這種擁護佛陀的至誠，真使我也感到不安，感到慚愧！

祇：不，父王，不安的應該是我，慚愧的應該是我，在沒有見到佛陀威儀之前，我被凡心魔障住了，這座園林是我給孤獨長者用馬車拖來黃金，將園林鋪滿了才寶給他的！

波：罪過，罪過，真是胡鬧到了極點了，還不趕快到佛陀面前去請罪。

祇：請佛陀原諒我這貪欲的魔障吧！（跪）

佛：起來吧！（以手示意）不太如意的許多事都過去了，以後正是我們合力來宏揚教義的時候了！

（佛陀入講堂，坐在正中，眾人隨後進入講堂，分兩邊席地而坐）

波：佛陀，我們父子是不懂得什麼的，請你多指點我們一些道義的真理吧！

佛：（點頭，沉默了一會）國王，這個世界上的現象界，都是苦空無常的，這個人生也就是生

、老、病、死這四大階段，不管你是貴為一國之王，或貧為街頭乞丐，這苦空無常的現象，這生、老、病、死四個階段的痛苦，是任誰也不能避免的，當一個人壽命終結的時候，形體與靈魂分離了，再好的恩愛夫妻，生死與共的患難朋友，在死後的世界中，是誰也不能在一齊的，唯有善惡的行業，如影隨形，盡未來際都在跟著我們。

波：（波與祇互視點頭，感動得緊）（大家也分別就地靜聽着）（語氣堅毅有力）現在，世間上一切的人，都是為眼前打算，都追求眼前的財、色、欲望的滿足，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欺騙，權勢，刁詐，殘殺，集體大規模的殘殺就是戰爭，可是對這明知不能免的死，和死後的歸宿，就從來沒有仔細思量過，你們說奇怪不奇怪！我現在的工作，就希望能做到在大家迷惘、糊塗的時候，提醒大家一下，你們做人都知道要做大晴天買雨傘，肚飽快儲糧，這是為了要防止冷凍和飢餓的未

來，我要慎密的再告訴你們一次，可是在我們生前快樂的時候，為什麼我從來沒有為死後的悲哀想呢？為什麼那痛苦的歸宿想呢？所以我說大家都沒有遠大的眼光，終日被財、色的欲望支配着，要知道財色就是人生痛苦的泉源，一切智慧都會因此而遮蔽！這真是至理名言，我們父子不但要緊記着，而且還要轉告給我全國的男女老幼，使他們都能聽到這偉大的福音。

過去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總是以爲修善學道就非要出家不可，其實，只要我們有金剛的意志，誠虔的信念，修學真正的大道，出家與在家都沒有分別，有的在深山中學道而墮落，有的在家庭中修行而獲福，還有，大家要知道，修行學道是不分富貴貧賤的，平民百姓可以學道，做了國王或太子也一樣可以修行的。

波：佛陀，今天聽了您的法語，使我心中忽然開朗了，我不但佩服您，敬仰您，而且非常誠懇的信服您，請您允許我的請求，收我做爲您的弟子，好使我能夠做一個終身的忠誠護法者。

佛：好，我成全您的願望。

波：（叩拜）佛陀，這是真的，您答應了（大喜）

佛：真的，你皈依三寶以後將成爲我的得力弟子！

（暗轉）

（第四場）

（十五年以後）

（回到第一幕迦毘羅衛國王宮中之後花園一角）

（御花園中花木成蔭，清秀而美麗，斜陽熾爛）

（淨飯大王白髮白鬚，蒼老得多了，現在他得知太子要回國，心中是喜悅，是懼怕，是感慨，他弄不清楚，不安地來回走着）

摩：（上）大王，前殿後宮都佈置

得煥然一新，大家聽說修行多年的悉達多太子要回來，都歡喜得不得了（很高興）

王：啊！謝！您，不過暫時最好不

要把這消息告訴耶輸陀羅妃。

摩：爲什麼？

王：不，不，沒有什麼，其實告訴他

也沒有關係，這消息已經傳遍了宮中上下，她是不會不知道的。

摩：耶輸陀羅妃，聽到這消息以後，倒很冷靜，只是說，她應該穿件什麼衣服來歡迎太子？你說奇怪不？

王：哦！這麼多年來給孩子拖累着，也虧她！

摩：只有小太子羅睺羅，聽說他爸爸要回來，高興得不得了，到處去找着要看爸爸去。

王：羅睺羅今年——？

摩：十六歲了，還像個大孩子似的。

王：悉達多離開王宮時，他才剛會走路——（無限感慨地）時間溜得真快，一閃眼，已是十四

五年了！

摩：可不是嗎？咱們都老囉，悉達多回來恐怕都不認識我們了，這十多年來，修行，學道的苦也够他受的了。

王：你看我變了沒有？老得不像話了吧？

摩：你還好，你沒有老（半開玩笑地）

王：真的，我沒有老？哈，哈，哈

摩：接太子的人派定了沒有，要趕快呀！

王：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了，派誰去好呢？這麼多年來派去的人，就從來沒有回來過，一個人都被悉達多勸說得出了家，唉！

摩：這次你預備派誰去？

王：我已經傳優陀夷去舍衛城迎接悉達多太子去了。

摩：優陀夷？他一定靠得住嗎？你知道悉達多能說會講，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過去擒陳如五個人不是就是給他感動得都不回來了嗎？

王：還有什麼辦法呢？優陀夷臨走的時候，我一再的吩咐過，不管悉達多說什麼，叫他一概不要聽，優陀夷說他有堅強的自信心，堅信絕對不會聽信太子的話的。

摩：嘿，我看哪！悉達多的座下又要多一個出家的沙門了。

王：不見得吧！

摩：你等着看吧！

王：（帶着羅睺羅上）參見大王和姨母。

羅睺羅：（以下簡稱羅）（已長一表人材，落落出來，模樣悉達多太子）第！奶！

王：好，就在這兒休息一下吧，悉達多馬上就要來的，我們就在這裡迎接他。

摩：乖孩子，到我身邊來，中午該嘗了沒有？

羅：饞過了。

王：羅睺羅，你爸爸就要回來了，

你還記得你爸爸嗎？

羅：記得，爸爸長得比我高。

摩：（笑）時間可多快呀！記得悉達多離開王宮的時候，這孩子才剛會走路。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對王）優陀夷，太子呢？

摩：太子現在城中探訪平民百姓，馬上就到。

王：優陀夷，你的自信心真是够堅

強的了（又好氣，又好笑地）

優：（無可奈何地）大王，這是沒

有辦法的事情，咱們太子經過

多年苦練修行，他已經證道了

，成爲佛陀了，他說的道，實

在感人，要是當時大王您聽到了

了，也會（看了自己）像我一

樣的。

王：你終於——

優：是的，我終於在聽了太子說道

以後，自動請求太子收我爲弟

子，我已決心要追隨太子出家

修道。

摩：大王，我猜得不錯吧，優陀夷

，你也是一個靠不住的人，太

子問你，你回答了些什麼？

優：啓稟夫人，現在的佛陀，超乎

我們的想像，只要不是傻瓜，

一定全受他的說道而感動的，

我在他身邊沒有一、二天，就

眼看著很多人都從很遠的地方

來投奔他的座下，而皈依他的

教。

摩：他問了你什麼有關我們宮中的

事情沒有？

優：我把大王的信送給佛陀，他靜

靜地看完了信，問我說：「父

王很健康嗎？」我回答說：「

是的，大王很健康，不過他希

望早一點見到佛陀，」他笑了

一笑，然後說：「謝謝父王的

關心，我本來也想要回去看看

的，你很辛苦」我說了：「沒

有什麼」他後來說：「你剛才

聽了我的教，又多聽了我的精

舍，你歡喜過這樣的生活嗎？

王：那你怎麼回答的呢？

優：我一點也沒有考慮，我說：「

很歡喜」佛陀就接著問我說：

「優陀夷，出家做沙門好嗎？

」我也接著答道：「佛陀，假

若您許可，我是很喜歡投到佛

陀的座下，作沙門的。」

王：你就忘了臨走時，我囑咐你的

話了嗎？樹塗。

優：當時我真的是完全忘了，我只

覺得我是應該出家，做沙門的

王：（對摩）你看，不是嗎？誰

去都是一樣，去一個少一個，

悉達多，這孩子，可真——

摩：怎麼能怪悉達多呢？做沙門是

他自己心甘情願的，對不對？

優：對，對，一點也沒有勉強，完

全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

王：（續了他一眼）沒有用的證物

優：廢物？咱們太子說的，不做沙

門才是廢物呢？

王：優陀夷（大聲）

優：是的，小的該死，小的是一——

外聲：（佛陀駕到）

佛：（音樂齊鳴）

佛：（莊嚴地大步上）父王，姨母

（拜）

王：悉達多

摩：（趕快走上前去）孩子，（你

好吧，這麼多年沒有看見你了

，你身體倒反而是結實了（慈

祥地撫摸著佛陀）啊！悉達多

（喜歡得哭了出來）

佛：父王，姨母，我已不是昔日的

悉達多了，請你們不要再呼我

的名字了，你們應該照我們先

祖的規矩，稱呼我的。

王：啊！不要喊你悉達多，那麼叫

你什麼呢？先祖？

摩：唉！你說些什麼？啊，真是罪

過，罪過。

佛：先祖，是我們出家的先祖，我

的先祖是過去的諸佛，我現在

是證得佛果的人，你們應該叫

我佛陀好了。

王：佛陀

摩：不錯，佛陀，我們大家都應該

稱他爲佛陀！

摩：佛陀，見見你的賢妻和可愛的

孩子吧！（指現在一邊的耶妃

和羅）

佛：（走到耶妃身邊）你辛苦了！

耶：（好像有千言萬語的話要說，

這時可一句也說不出來了）您

不也一樣的辛苦嗎？

佛：（微笑）

耶：這是你的孩子羅睺羅，孩子，

叫爸爸。

羅：爸爸！

佛：（慈和地，一看再看）真快，

已經長大起來了。

王：你們夫妻，父子，今天終於重

逢，我心中高興極了。

佛：謝謝父王。

王：因爲知道你要回來，官中男女

老幼，上上下下，全忙了好多天

，你看，後宮給你又重新的佈置

了一下，希望你能够安定的居

住下來，不要再雲遊四海了。

佛：父王，你和大家對我的這份深

的

的愛護之情，我將不會忘記

，可是我難過的，你們愈愛我

，將會愈增加你們的悲愁。

摩：（奇怪地）那爲什麼？悉——

（止住了）

佛：我現在的一切，不是我一個

人的了，我是一切衆生的，我已

經繼承了過去諸佛的法流，讀

父王，姨母（以眼瞞著耶妃）和

你們大家要瞭解這一點。

王：（轉身去，有點生氣）

佛：父王生我，姨母養我，耶輪陀

羅妃愛我，這些我都是應該感

激的，答謝你們各位養育保抱

提携的大恩大德，但是答謝有

各種方式，並不一定非要奉送世

間上那些無常的金銀財寶，或

是那不實在的愛情，我老實的

告訴各位，人天稀有的寶具，

乃是勝妙法之甘露法，我將用

這個甘露法來答謝父王和各

位（瞞著而談）人生在世爲生

活努力，都是造作六道輪迴的

因，六道輪迴的結果，離不開

苦，苦的根本就是愛和欲（走

遍各人身旁，巡視著各人）如

果我們大家能够把和我的愛和

欲去掉，清淨身、口、意三業

、積聚十善的行爲，修養善的

德性，晝夜沒有間斷，不給六

塵境界轉動我們自己的心，不

給無明妄想迷惑我們自己的意

志，一定能得到未來的大利益

，一定會走上自由解脫的進路

（大聲莊嚴地）我更要告訴你

們，自由解脫的境地，是無我

的境地，無我的境地，一定要遠離三界六道之內，好比月亮迴轉在太陽的周圍一樣，永無息定，不是常性的，人間的歡樂，決定，真正涅槃的境界，才是第一究竟的快樂。

王：（轉憤怒為喜悅）能再給我多說一點嗎？孩——（急改口）

佛：（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心極深處，都感到一種微妙的感覺）

摩：佛陀，我很歡喜聽你說的道理。

王：我現在知道你是大覺大悟的佛陀，明白了好多多年無法明白的事，而感到了驕傲。

摩：這一路上你太辛苦了，趕快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

王：說的是呀！你看只顧着說話，就什麼也忘記了，真是的。

摩：快過去和耶蘇尼羅妃，還有羅睺羅說吧，這親熱多年沒有看見，我們走到前面大廳上去準備一下，歡迎會的客人們怕都快到齊了吧！

王：也好，佛陀，我們走到那邊準備一下，等大家都到齊了，再來請你們。

佛：謝了，父王，不必了，我自己會來的。

王：我們走吧（對臺上各人使了個手勢，各人相將下，臺上只留下耶蘇尼羅和佛陀三個人）

（佛陀和羅太子面西而立，斜視良辰，走過去）

佛：親愛的，我心裡所想要對你們母子說的話實在太多了，這不是一時的三言兩語，可以說得盡的，可以說得清楚的。

耶：太子——不，佛陀——（泣下）

了，分不清楚是歡喜還是憂愁的眼淚。——（由於嬌女的情感而感染，也哭了，發倒在佛陀的腳前。）

佛：「孩子，你也應該叫我佛陀呢！」（輕撫常羅的一頭秀髮）

羅：「媽！我和你都很想念你，你這次回來，該不再出去了吧！」

佛：「父子之情，也給這天底無邪的童心所感動，玩笑似的。」

出：「去了，好和你們住在一起，陪着玩，好不好？」

羅：「（喜歡的走過去）媽，爸爸，我起他不去陪了我玩。」

耶：「噢（明知是不可能的，冷冰冰地望太子一眼），我的心境就像一塘池水以後，慢慢地靜下來了。」

這也沒有十年，我已有了精感了。

平：「這大不回來該有多好，我可以下樣像是在我平靜的池塘內扔下了一塊花，使我的石頭滾起了巨情，而這只是只有痛苦沒有快樂的感情！這是只有痛苦沒有快樂的愛情！」

佛：「人也許認為我是一個對石心腸的人，也許認爲我是一個對人性低下的人！」

耶：「（走到她面前，低下了頭，又走回來了仰頭望著天）」

我：「不會這樣想的（把我也放進教養成人心的圈子裏去）」

親愛的教育者，其實我之愛你們足千真萬確的，完全是要因爲家要修行的，我要是完了因爲得我們都可以出家，我就要成一個大愛，我們的永生，也都是可以超脫，我不希望您的解脫，到那時，而希望您永久的解脫，到那時，

[illegible]

指自己衣。我穿的是你們看都不願看一眼的衣服，我吃的是你們見了就噁心的飲食，我睡的地方，可能是你們認為金枝玉葉的身體不值一地的地方，但是，你們應靜一地的想一想，你們的。確。沒有我快樂，過去我住在宮中的時候，隨着豪華的生活，父王對我的慈愛，妻子對我的恩情，你們對我的服從，但是，那時候我的心中仍然是苦悶的，仍然是煩惱的，每天生活仍然不安。而現在我不同了，我現在已好像住到第一個世界上去了，這是你們所無法想像的一個世界，我明白的告訴大家，我現在把生活安住在涅槃的裡面，而你們大家都還是生活在無常，迷惑苦惱之中，假如大家要進入清淨，自由，解脫的涅槃，唯有修學八正道，那就是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就是走向正道的路！下面是我證得了這人生的真理以後，至菩提樹下，靜思二十一日，所覺悟的真理，下面讓我向你們宣讀：「流轉的相是生，無明的迷惑是生的根源，眾生如果想要不死，唯有不生，唯有斷除無明，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諸垢既淨，自心清淨，而無礙的光明朗照，那就是能建真實的悟界，就能獲得不死的解脫自在。」（停）今天我就說到這裡為止。

衆聲：謝佛陀。

佛：（合十，靜々在那兒，斜照照射在臉上像一尊金裝的塑像）（幕徐徐落）



【日本訊】印度普羅總統受日本皇室和岸首相之聘，已于九月廿七日到達羽田機場。首先觀禮佛都京都，接受全國佛教徒溫情的歡迎，日本佛教領袖會長井會長，中山理事長等已于九月廿八日午後四時，往訪普總統于迎賓館，並贈呈感謝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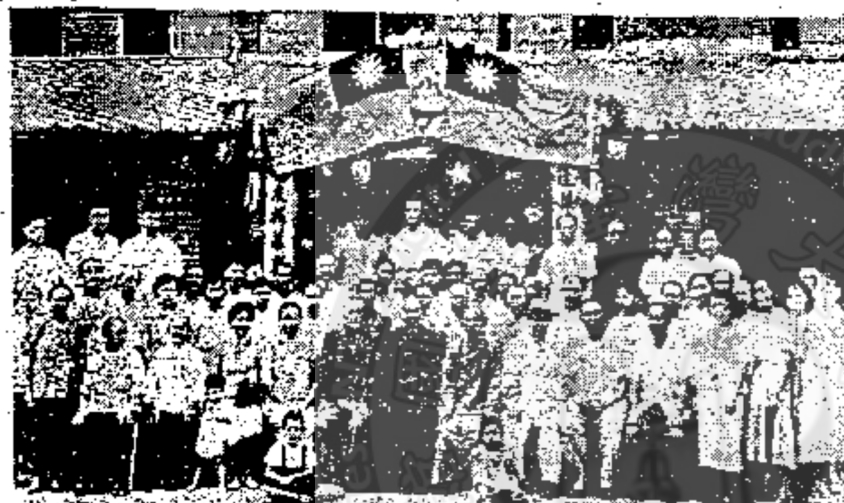
普總統于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往訪佛教大學（大谷、龍谷），當時由大谷大學長山口，龍谷大學長增山授與普總統以該二校的名譽博士學位。因此他把由佛陀伽耶帶來的菩提樹種在該二校之庭，然後到西本願寺去參拜。

【又訊】日本大映影業公司已製成「宗教巨片」——「日蓮與蒙古之大來襲」。該片一方面爲了提高國民宗教認識，另一方面爲發揚愛國精神。日蓮上人於十日起在全國各地電影院開始放映。這片集四億巨元製成的宗教影片可以與「十戒」媲美，是永田社長日夜思念已久的傑作。

【臺北訊】中國佛教會爲祈反政勝利，特于十月四日下午三時假該市濟南寺舉行「支援金馬軍民祈禱法會」。密壇由甘珠活佛主持，顯壇即由太滄和尚領衆。是日由市縣局諸山長老，四眾弟子遠道趕來參加者約一千餘人。會後並由常務

運事會議決定由全國會員信衆捐獻一日所得，擴大支援金馬前線運動云。

【臺中訊】此間木如居士等因



慶祝南投佛教會開辦紀念

感文化城裡，雖然寺院林立，但苦無一所完整的佈教場所，爲了教門之重振，頃已與西屯，苑裡暨本市等信衆商議完妥，決定在市中心地點興建大慈佈教所。現正積極籌備中，玉成之日當有一番盛況和佈教工作吧。

【南投訊】南投佛教會，在廣明法師以及丁繼萍等居士熱心籌備下，已開始了三個多月的法務。特于九月十一日恭請律苑老法師蒞臨主持正式開社典禮。該社現有社員一百五十餘人，其中人數多屬教育界，其次是工商界及軍人。是日典禮計到有屏東、高雄、新竹、桃園等教界人士，新約三百餘人，實開南投未有之盛會（見圖）。

【田中訊】此間佛教蓮社由該社主持本開佛日爲發揚地藏孝行起見，于前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每日清晨五時至晚十時止，禮佛誦經，並由法師宣講，苦行救苦，難信衆，效法者，猛精進，參加男女善信約三百餘人，極一時之盛云。

【臺東訊】臺南佛學書院教務主任寶妙法師，應新港新靈寺主持玉群居士之聘，于前月二十、二十一兩夜，假該寺講演佛法教義，雖然大雨淋漓，但聽衆因想大開佛眼，冒雨前往，想聽會之難得，冒雨前往，想足之地，真是人心不一，定是不古哩！

當小心孩傷風感冒。流行性感冒。小兒專用特效藥。

小兒五分鐘